



巨龙腾飞,金蛇狂舞,欢歌笑语中,又一个蛇年来了。
按照传统的十二生肖顺序,蛇年紧随龙年之后。在悠久的中华文化里,虚拟的龙脱胎于实有的蛇。
龙以蛇而生,蛇因龙而荣。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,龙早已成为国人的精神象征之一。而蛇图腾也同样曾存在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。让我们在乙巳年新春,共同品鉴内涵丰富的蛇文化。

生肖里为何有蛇

在十二生肖中,蛇不是最凶猛的,可是如果选一个最为可怕的动物,非蛇莫属。原因何在?虎虽然凶猛得多,却在偏远的高山密林里活动。倘若问谁见过老虎,除了在动物园观赏过,在野外不期而遇者少之又少。相反,在农村生活过的很多人都见过蛇。蛇,身体细长,与农村割草捆麦子用的绳子几乎没有两样,肤色多与生存环境的颜色贴近,常常在人们身边潜行却很难被发现。一不留神,或走路踩在脚下,或割草抓在手里。当蛇怒目圆睁着要缠绕、攻击人时,你不会被吓得惊叫出声才怪呢。让人害怕的蛇,说不定已经在你家的墙洞里、房梁上、屋檐下,悄悄潜伏了不知多少年,你说恐怖不恐怖!

空口无凭,有千年文字为证。《晋书·乐广传》曾有“杯弓蛇影”的记载。乐广有次请朋友在家中欢聚饮宴,之后一位好友居然卧床大病。乐广闻讯赶紧前去探望,问及病因,才知道是好友饮酒时,总看见杯中漂浮着一条小蛇。喝干酒,杯中则不见蛇影,如此好几条小蛇下肚,钻胃穿肠,岂有不病之理。乐广听毕一笑,将好友带到家中,指着墙上高挂的一张蛇形弓,说是此物作怪。好友疑虑打消,病体不治而愈。可见古人曾多么恐惧蛇,恐惧得年深日久,恐惧到见蛇影而自危。

可就是如此令人恐惧的蛇,居然位列十二生肖,其因何在?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。很久之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。那时蛇有腿,而青蛙没有腿。没腿的青蛙很勤快,帮着先民除害虫,保护庄稼。蛇则懒到极致,吃饱了就躺着,若有人惊扰了它的美梦,张口就咬。土地神十分恼火,就向玉皇大帝控诉蛇的罪状。玉皇大帝查证后奖勤罚懒,砍掉蛇的四条腿赐予青蛙。蛇受到惩罚,反省过错,每次反思都要蜕掉一层皮以示自新。蛇为了将功补过,拖着长长的躯体钻洞、潜伏,不声不响地捕食老鼠和害虫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何止死而后已,死去的蛇还将自己的器官“捐献”给人类作药治病。正巧玉皇大帝要册封十二生肖,悔过自新的蛇就跻身于这个光荣行列。

这个答案该列入优秀答卷,但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传奇故事。审视蛇的家族传统,它能列入十二生肖,其原因或许在一个“奇”字。大凡动物或走或跳或飞,要靠足、靠爪、靠翅膀,蛇无足、无爪、无翅膀却能行走如飞,快起来连人都追赶不上。说蛇行走如飞,并不夸张。有一种金花蛇,从这棵树到那棵树,根本不用下到树根再爬上去,它不断在空中扭动身躯,很快就落在了另一棵树的树梢,被称为飞蛇。蛇的生存能力强得可怕,可以在地上跑,在水里游,在洞里钻,在树上飞。蛇在人类先祖眼里就是最神奇的动物之一,神奇得让人们既害怕又羡慕。

或许,人们对这种神奇、神秘动物的敬畏感,是蛇能成为中华民族远古图腾的原因,也是蛇位列十二生肖的重要原因。

历史悠久的蛇崇拜

人们神奇的敬畏感让蛇身价百倍,超凡脱俗,形成了年深日久的蛇崇拜。楚汉相争,刘邦取胜,古代盛传他斩蛇起义的神秘故事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,刘邦当亭长时押送一批民夫去骊山为秦始皇修造陵墓,一天,探路者回来说,前面有大蛇挡道,不敢通过。“高祖醉,曰:‘壮士行,何畏!’乃前,拔剑击斩蛇。蛇遂分为两,径开。”后来,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斩蛇处哭泣,问她哭为何故?老妇人答曰:“吾子,白帝子也,化为蛇,当道,今为赤帝子斩之,故哭。”据推测,刘邦当上皇帝后自知出身低贱,便以斩蛇之勇炫耀超人的胆魄。堂堂帝王借助斩蛇立威,此蛇虽死犹荣,将蛇族带入“高光时代”。

借助蛇树立威望,刘邦不是首例,更早的记载在《山海经》中。书中写道:“夸父与日逐走,入日;渴,欲得饮,饮于河、渭;河、渭不足,北饮大泽。未至,道渴而死。弃其杖,化为邓林。”巨人夸父与太阳竞跑,追到最西面也没赶上,眼看着太阳落下。口渴难忍的他,喝干了黄河水和渭河水,还是干渴难忍,欲赶往北面的大泽喝水,未到即渴死于中途。他掉下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树林。

夸父为何与太阳赛跑?这可能说明了

中华先祖曾观测太阳,研究天文。可在洪荒时代,由于条件局限归于失败,只留下像灼灼桃花一样旺盛的心志,激励后人。然而,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觉得还不到位,便竭力拔高夸父的形象。拔高的手法是以蛇衬托,让夸父“右手操青蛇,左手操黄蛇”。这气魄世所罕见。

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,人祖是伏羲和女娲。《风俗通》中有女娲造人的神话:“俗说天地开辟,未有人民,女娲抟黄土作人。”还有另一则神话,说是洪水泛滥,先民尽被淹没,唯有伏羲、女娲兄妹存留世上。天帝命令兄妹二人成亲,这才繁衍下众多华夏子孙。传说中的先祖伏羲、女娲是何等身材、容貌?《楚辞·天问》写道:“女娲有体,孰制匠之?”王逸注释:“女娲人头蛇身。”而郭璞注释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也同样认为:“女娲,古神女而帝者,人面蛇身,一日中七十变。”观赏古人为伏羲、女娲所作的画像,二位先祖都是人面蛇身,而且两条蛇身扭结为一体,难分难舍。

传说里,中华先祖是“人面蛇身”,足见炎黄子孙对蛇的崇拜由来已久,历史久远到混沌初开的荒渺时期。

考古发现中的蛇

中华文明历史悠久,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,发展至今的文明。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,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,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窥一斑而知全豹,将蛇文化作为望远镜,就可以瞭望到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。

放眼北国,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瓮,腹部饰有花纹。这些花纹红底色,黑彩道,有的两道,有的三道,纹路与蛇颇为相似。据专家考证,这些彩陶瓮距今五千年左右。

纵目南方,在吴越地区曾发现三国两晋时期的不少墓葬。墓中盛行陪葬瓷器魂瓶,亦称“魂魄瓶”“谷仓”。这些瓷器上的浮雕图案多是鸟和蛇。为何要把鸟和蛇装饰在“谷仓”上?农业耕种最怕虫害与鼠害。虫害多发生在水稻生长过程中,嫩生生、水灵灵的叶子时常被小虫蚕食,导致粮食减产。鸟雀可以啄食这些害虫,是庄稼的卫士。一旦水稻成熟,老鼠乐享盛宴的时光来了,它贪婪地填饱肚子,还要放肆抢掠,把稻谷藏进自己的洞穴。而蛇是老鼠

的天敌,即使老鼠钻进洞穴,蛇仍可以跟踪追击。将鸟和蛇雕塑在“谷仓”上,意在保卫粮食安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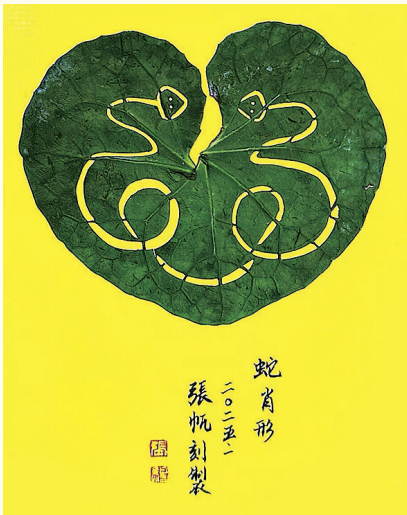
远眺西部,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蛇纹彩陶壶。陶壶上的蛇纹用黑色描绘,蛇头圆大,略微有点尖;蛇颈微细,卷曲处稍稍有点粗;细长的尾巴舒展开去,显得很有力气。这条蛇生动传神,看似素描,却不乏写意之韵。此壶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,距今约五千年。在西南四川的出土文物中,蛇形装饰也没缺席。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蛇鹰阴阳形器,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过蛇形石雕。

注视东部,先民用蛇形纹饰来装扮生活用品的时间更早。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人,就把蛇演变为几何图纹刻画在各种陶器上。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那时的先民喜欢将栩栩如生的蛇图形雕刻在陶器和玉器上。浙江余杭遗址群出土的一块陶片上,饰有蛇纹;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豆残件上,饰有蛇纹;江苏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上,饰有蛇纹;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中采集到的一块陶片,饰有蛇纹;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与鼎盖,饰有蛇纹;同样是该遗址出土的两件贯耳壶和一件陶豆上,均饰有蛇纹……陶罐、陶豆、陶鼎上的蛇纹屡见不鲜,不胜枚举。专家认为,那时蛇对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,很有可能已成为先民的祭祀灵物,或部族图腾。

聚焦中原,蛇形态、蛇纹饰在考古发现中仍没有缺席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就发现过蛇纹。陕西渭南地区出土的鸟龙彩陶盆,那鸟就是“鸟首蛇身”,纹饰与蛇别无二致。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《嫦娥奔月》,左上方雕刻的是一轮圆月,月轮中央伏卧一蟾蜍;画面主体刻着作飞升状的嫦娥;画面空白处云气缭绕,九星散布。引人注目的是,这翩然成仙的嫦娥居然也是人身蛇尾。

(下转第16版)

蛇肖形(落叶印) 张帆作



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蛇

乔忠延